

「知道了」

這幾年，最熱門的文創之一，就是台北故宮博物院的「朕知道了」系列。把清朝皇帝的這句御筆朱批，製成膠帶、摺扇、文件袋，讓遊客也可過一把「皇帝癮」。

本以為這是近些年才出現的新事物。但日前讀到沈醉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寫的回憶文章，他憶及五十年代在京郊農場勞動時，負責檢磚頭，管理科長宣布紀律之後——「我們大聲回答：『知道了！』」這三個字也不知是誰發明用來回答問題，好在當時沒有人挑毛病，這不和過去皇帝老子批閱公文用的三個字一樣嗎？有時我往往在大聲回答時，常常閃過一點點『阿Q精神勝利法』。今天老子們也當一秒鐘的皇帝了。」

原來幾十年前就有這個「梗」了。其實「知道了」並非皇帝專用，《紅樓夢》裏就比比皆是。但總體看來，是尊對卑、長對幼說的。比如賈政對門子、北靜王對小太監、平兒對小丫頭；或者關係很密切的平輩，如湘雲和探春。偶有個別，如鶯兒對寶玉說「我知道了」，一者兩人平素就說說笑笑，再者當時寶玉有些痴呆，鶯兒也就不必太講究。

仔細想想，現在的職場上，「知道了」也不是隨便可用的。你向老閻報告工作，他當然可以頭也不抬地輕啟金口「知道了」。但反過來，老閻布置工作時，你若只答一句「知道了」，那分明有一股懶散的不耐煩、輕微的逆反。若回答「明白了」，再加一個感嘆號，則有種茅塞頓開、獲益良多的感恩，以及愉快受命的誠懇，境界大不同也！

還有下屬對上司要說「好的」，若只說「好」，服從指數也就打了折扣，有點不太情願的生硬。上司對下屬，則可無需顧忌地說「好」，「好的」就略顯悠長，失了些權威。

不過這些無需等到幾百年後再做成文創，現在就已經變成表情包滿天飛了。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夏夜流螢

我住的美國小鎮地廣人稀，植被豐茂，沒有高樓。除了漫天繁星，閃閃發光的螢火蟲也是夏夜特有的美景。近日美國社交媒體上出現「我們可能是見到螢火蟲的最後一代人」的帖子。昆蟲學家說，都市化造成昆蟲棲息地銳減，但此類宣稱聳人聽聞，不符合事實。

全球已知約有二千四百多種螢火蟲，北美有一百二十多種，但我們真正熟悉的只有幾種。在大部分人的童年記憶中，牠是一種能發光的神奇昆蟲。原理是兩種化學物質在螢火蟲體內發生反應，牠能通過控制輸入這個過程的氧氣控制亮度，形成每個亞類獨有的發光模式。大部分螢火蟲通過發光吸引同儕，達到繁衍目的。但也有幾種能模仿其他亞類的發光模式，誘捕、食用自投羅網者。

螢火蟲是益蟲。幼蟲以損害農作物的蝸牛為食，成蟲能授粉。如何保護螢火蟲？動物生存離不了食物、水和棲息地。螢火蟲特別喜歡水，房前屋後的景觀設計可包括水景。和隨季節遷徙的帝王蝶不同，牠們會找地方躲起來越冬。所以，秋天花謝、葉落後也別急着收拾，斷枝、枯葉上積存的水有利於螢火蟲生存。捕捉螢火蟲只要手法輕柔，讓牠在封閉空間內發光幾小時給兒童取樂，不會對其造成傷害。

晉代有貧窮學子車胤捕捉螢火蟲，借光讀書的典故。聽起來不很靠譜，可能有藝術加工成分。但「銀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」、「時見疏星落畫檐、幾點流螢小」等古典詩詞描摹出了幽美的畫面，清冷的意境。從前在辦公室工作到天黑，回家路上的點點螢火彷彿是默默相伴的朋友，不時發光打個招呼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買書，是我外出旅遊的必選動作。此次去雲南，事先做了功課。在入住的酒店不遠，便有個「西站舊書交易市場」。放下行李，趕緊前往。地方不大，一排店面，大概十來家，多數像庫房，書的質量很一般，大學教材、地攤讀物不少。唯一家名為「書必銀書行」的，整潔亮堂，掛着一副對聯：「讀書不分貴賤，有信則靈；生意不分大小，有利則成」，很是曉暢明白，如是老闆自撰，不失為解人。店中雲南地方文史以及少數民族研究資料頗多，但我對此素無研

未知，往往比真相更令人着迷。未知蘊含無限可能，它是懸疑，是期待，也是心跳加快的原因。有時，當我們揭曉那未知，答案一旦浮現，也許帶來理解與安定，卻同時也結束了那份快樂。這也解釋了為何我讀一本偵探小說會越讀越慢，因為捨不得。

馬恩·雷（Man Ray）的《伊西多爾·杜卡斯之謎》（L'Enigme d'Isidore Ducasse，一九二〇）也是這樣一件作品：一台縫紉機，被軍毯與繩索裹得嚴嚴實實，我們無從得知其中的真實（裏面是否真的有一台縫紉機？），卻被那未知所吸引。縫紉

有家長為子女申請入讀香港為數不多有宿舍的中小學，希望子女學習獨立和守規，減少對父母及家傭的依賴，在本地而言，這是比較特別的安排。

大學生入住宿舍則較順理成章。既然已進高階學府，跟同學住在一塊，既可方便安排上課及課外活動的時間，也有利融入群體。在擴闊社交圈子之餘，加速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，無疑有利建立愉快的校園生活。

筆者讀的小學、中學及大學都設

台北故宮博物院近期棋風熾盛——八月下旬，一場別開生面的「故宮一百·碁人弈事圍棋賽」熱鬧登場，匯聚老少棋手捉對廝殺，吸引觀眾駐足觀戰，重現古代圍棋盛況。這場棋賽其實是台北故宮「碁人弈事——古代圍棋文化」特展的延伸活動，這場特展精選院藏漢至清六十餘件書畫、文獻與器物，引領觀眾一探這項「四藝」之一的圍棋，如何在帝王將相、文人雅士乃至僧侶閭閻間流轉，展現其跨越階層的多元文化風貌與千年智慧。

在眾多展品中，《宋太祖坐像》（附圖）尤為引人注目。此作描繪宋

擠迫之城的閱讀方法

黃怡小說《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》，其中一篇《春眠》好有趣：依依在睡夢中，終於跟一直心心念念的暗戀之人親密，卻不停被各種噪音吵醒，好像幼兒尖叫、電鑽聲、敲木魚，還有斑鳩噪鳴齊鳴，所有美夢逐一粉碎。

以小說為起點的SingFest（聲蜚合唱節）原創粵語藝術歌曲劇場《擠迫的愛情與生活》，盧定彰作曲，黃怡文本。還沒進場，已很期待那篇《春眠》會變成怎樣，最後轉化為合唱作品《春眠不覺曉》，果然沒有令人失望，而且噪音加碼、分貝增多，除了電鑽聲與冷氣機滴水，還有響咬、練琴、狗吠、貓叫，眾人齊聲：「吵吵鬧鬧乒乓乒乒乓，固沽故to you too」，十分惹笑。

盧定彰跟黃怡之前曾於《兩個女子》和《幸福家庭與狗》合作，這次再度碰頭，把音樂與文學結合，更有默契。黃怡根據自己的小說，寫出一首首歌詞一般的文本，着重押韻、重

究，大致翻翻而已，無所獲。

網上介紹昆明還有個潘家灣舊貨市場，「舊貨」當然包括舊書。此地據說規模甚大，媲美北京的潘家園，但生意主要在周六日，而我在雲南的行程卻是周一才抵達周六一早便離開，完美錯過。不過，舊書業蕭條的當下，潘家灣是否給人驚喜，只好留待下次了。

接下來的幾天，在聯大舊址、雲南講武堂的文創書店，都沒有找到可看的圖書，倒是昆明老街的「東方書店」讓我盤桓許久。書店創立者王嗣

機，這個再尋常不過的日常物件，一旦被遮蔽，就喪失了「功能性」，卻獲得了「想像力」。它或許不再是縫紉機，而是一個怪異的身影、一個潛藏的物體，又或代表一種被壓抑的慾望，或過去。馬恩·雷沒有讓觀者解開布包，他更在完成作品後便將之拆除，只留下照片。換言之，這件作品的意義並不在於「物自身」，而在於它成為「謎」的那一刻。未知，即其核心，答案反而可有可無。

馬恩·雷出生於一個俄裔猶太移民家庭，父母是裁縫與縫紉師，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《伊西多爾·杜卡斯

宿舍。小學和中學在同一學校，由於校園面積大，撥一兩層校舍作宿位不是問題。然而，只有很少數人會選擇寄宿，大多是家在澳門或父母長年不在港的同學，生活方式對其他同學而言是頗為神秘的。由於宿舍不對外開放，所以我們都沒看過宿生的實際居住環境，只知道她們有舍監照顧，傳聞規矩如校風一樣極為嚴格，課後時間分配都要按規定，連「開夜車」溫習也因不利健康而不被容許。在同學心目中，寄宿生活跟同齡人的成長方式



代開國之君趙匡胤，是台北故宮所藏四幅太祖御容中唯一的一幅全身坐像，地位非凡。更令人津津樂道的，

複性和旋律性，雖然藝術歌曲不是流行曲，大眾一般理解的「旋律」並非必須，但無可否認可能更親近觀眾。

《同格》道出繁忙時段獨有的浪漫：「同一餐桌一呼一吸」「同一小時一顰一笑」、「用兩雙筷子同甘」「用兩杯清茶共苦」，只可惜，到最後「你我相逢最終沒一吻」。《微小的惡意》也令人難忘，每句都以「祝福你」、「祝你」作為開頭，然後是「遲到時永遠送車尾」、「放假先嗟打風」、「打波先嗟落雨」等等，叫人忍俊不禁，現場就傳來不少笑聲，加上合唱更有聲勢，把表面祝福實質毒舌的威力倍增。

擠迫之城，喜怒哀樂悲歡離合，有時幽默有時荒謬有時可愛。



逢周五見報

訪書無獲記

順，是昆明本地人，畢業於北京大學外語系。西南聯大時期，許多文化人來這裏看書，也買書。汪曾祺在《讀廉價書》中說，「到了文明街，出脫了字典，兩個人便可以吃一頓破酥包子或兩碗燜雞米線，還可以喝二兩酒。」「出脫字典」的地方，或許就是這家東方書店。

如今的書店是原址重修的，二層小樓，古香古色。和多數網紅書店一樣，除了書還有文創和咖啡。而店中的顧客，大多忙着凹造型拍照，無暇翻書。其實，店中書的總量雖不多，

之謎》的主角會是縫紉機，也甚至解開了這件作品有關過去與記憶的潛在主題。縫紉是馬恩·雷的家族記憶，而將縫紉機裹起來，既像是致敬，也像是隱瞞。他曾說過：「我的目的從來不是記錄夢境，而是實現夢境。」這句話揭示了他的藝術態度：夢不是要被保存，而是要被實踐，而未知也不是要被揭露，而是要被延續。如此的創作態度使馬恩·雷從美國走到巴黎，再回到美國，穿梭於繪畫、攝影、雕塑、時尚與電影之間，無所不至，成為一代達達主義藝術大師。

又說，這一台被遮蔽的縫紉機，

寄宿

大學時期，學校的宿位不足，申請寄宿有計分制。家居距離、課外活動數量、在校的貢獻等也是分數多寡的關鍵，因此不少人為了宿位加入不同範疇的校隊外，也會主動當宿生會職員和擔任院系代表等，筆者就是其一。大學自由的生活是不少人難忘的成長經歷，現在的大學宿生可能寧願在房中上網打機，但在智能手機還未面世的年代，宿舍大廳就是主要的聚集場所。尤其男生或男女生共用的宿

《宋太祖坐像》

是畫像背後流傳千年的圍棋傳奇——「華山賭局」。相傳太祖登基前，曾與道教隱士陳搏賭棋，甚至以西嶽華山為注。棋局終了，太祖不敵，陳搏「贏得華山一局棋」。趙匡胤踐履承諾，登基後兌現賭約，免除華山賦稅。

這則膾炙人口的故事，不僅為《宋太祖坐像》增添傳奇色彩，更生動揭示了圍棋文化中豪氣干雲的一面：帝王將相對弈，賭注動輒山河城池，此等氣魄，與文人雅士以文玩清供相博的「雅賭」情趣，形成鮮明對照。

這場發生在帝王與隱士間的棋

迷你翼裝「飛行員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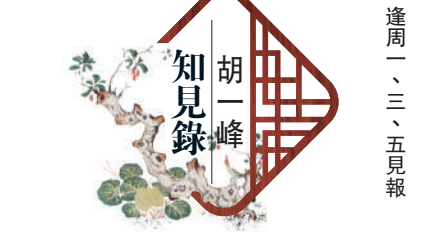
近來，一種來自遙遠西伯利亞的小動物——西伯利亞鼯鼠，成功虜獲了無數網友的心。牠渾圓的身體、毛茸茸的皮毛、無辜的大眼睛，宛如動漫角色般的存在，被網友們稱為「可愛到膨脹」。

西伯利亞鼯鼠的外表堪稱「療癒系」代表。牠的體型小巧，卻擁有一雙幾乎佔滿臉龐的大眼睛，黑亮的瞳孔在夜晚格外吸引人。加上灰白色的絨毛，讓牠看起來就像一顆會動的毛球，令人忍不住想伸手摸一摸。

然而，西伯利亞鼯鼠的可愛不僅停留在外貌，牠的生活習性更是充滿驚喜。顧名思義，「鼯鼠」最大的特徵是牠們能夠「飛行」。其實，這並不是振翅飛翔，而是依靠前後肢之間的皮膜展開，像極了迷你版的翼裝飛行員，能在樹林之間進行高超的滑翔。牠們能夠從十幾公尺高的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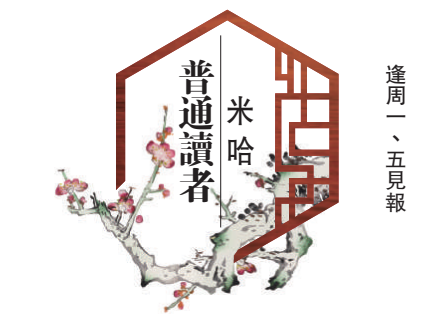
但有新書也有舊書，有中文也有外文，細細翻檢，自有一番意趣。店中陳列的劉文典先生哲嗣劉平章等藏書專櫃，更拉近了讀者與歷史的距離。昆明訪書雖無斬獲，卻在這裏走進了可觸摸的歷史，也算收之桑榆了。

（滇行六記之六）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何以叫作《伊西多爾·杜卡斯之謎》呢？這不是謎，而是啟發自法國詩人洛特雷阿蒙（Isidore Ducasse）的一句名言：「美麗如同一台縫紉機與一把雨傘在解剖台上的偶遇。」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舍，門禁沒那麼森嚴，晚上不少人在聊天、開會、吃宵夜，非常熱鬧。不過當時我住女生宿舍，規矩比較保守，晚上有門禁、非宿生不能留宿、日間只容許男生在大廳短暫等候。相信現在的大學宿舍已不會這樣。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局，印證了圍棋自古即是鍛煉心智、運籌帷幄的智慧戰場，深受貴族將相青睞。它也如同一個縮影，見證了圍棋如何從宮廷走向民間，歷經千年而不衰，至今仍在全球舞台上煥發着蓬勃的生命力。



逢周五見報

枝躍下，準確地降落到另一棵樹上，不僅敏捷，還帶着幾分俠客般的瀟灑。小小的身軀搭配英勇的飛行技能，這種反差萌讓人更加愛不釋手。

鼯鼠性情溫和，不具攻擊性，常常三五成群地生活在一起，展現出溫馨的群居畫面，這樣的「小家庭」氛圍，也讓人忍不住投射更多的喜愛。但牠們仍屬於野生動物，並不適合作為寵物飼養。保護牠們的自然棲息環境，讓牠們自由自在地飛躍於森林之間，才是人類對這份「可愛」最好的回應。



逢周五見報